

徐 志 摩

情 诗 选

假如我是一片雪花



上海三联书店

徐 志 摩



情 诗 选

假如我是 一片雪花

徐志摩 著 莫渝 编选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假如我是一片雪花: 徐志摩情诗选 / 徐志摩著; 莫渝编选.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4.6
ISBN 978-7-5426-4796-2

I. ①假… II. ①徐… ②莫… III. ①爱情诗—诗集—中国—
现代 IV. ① I2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08197 号

假如我是一片雪花: 徐志摩情诗选

著 者 / 徐志摩
编 者 / 莫 渝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装帧设计 / 棱角视觉
监 制 / 吴 昊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32
字 数 / 160 千字
印 张 / 8

ISBN 978-7-5426-4796-2

I · 880 / 定价: 35.00 元

诗人也是一种痴鸟，他把他的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刺，口里不住的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来把白花染成大红他不住口。他的痛苦与快乐是浑成的一片。

——徐志摩《猛虎集序》

▷ 徐志摩送给陆小曼的签名照

▽ 1924年泰戈尔访华期间合影
右起依次为徐志摩、林徽因、泰戈尔，左三为林长民，左一为梁思成。



诗人徐志摩不是颓废的，而是积极的。
他是现代中国的一位尼采，他深信着他是一位中国的查拉斯图拉。

他更接受了英国的贵族层的浪漫诗人的熏陶……他的创作是自我实现，他的翻译，也是自我实现……他的一生，就是要实现“生活是艺术”的主张。

——穆木天《徐志摩论》



影响徐志摩的两个美丽灵魂

拜伦（1788—1824），英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为理想而奋斗不息的英雄。拜伦将生命的最后时光，奉献于希腊民族解放运动。“可怜的希腊！可怜的城市！”“现在我要睡觉了。”1824年4月19日，拜伦说完这几句话，就此长眠于希腊。

曼殊斐儿（1888—1923），通译曼斯菲尔德。像风一样到处流浪的传奇女子，通常被视为英国作家。徐志摩曾登门拜访她，被那“纯粹的美”所震撼。1923年1月9日，曼殊斐儿在法国病逝，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喜爱雨，我想要感到它们落到脸上的感觉。”

出版前言

徐志摩在短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留下了大量优美诗篇。他的诗既有着唐诗、宋词的意蕴，又深受欧美浪漫主义的影响，因而读来音韵和谐，优美动人。徐志摩的诗作大多收入四部诗集，前三部由他亲自编选，即：《志摩的诗》（1925年9月，中华书局初版；1928年8月，新月书店再版，篇目有增删）、《翡冷翠的一夜》（1927年9月，新月书店）、《猛虎集》（1931年8月，新月书店）。第四部诗集《云游》（1932年7月，新月书店）是在徐志摩去世之后，由陈梦家等好友编选出版。

在徐志摩手订的三部诗集中，一般认为《志摩的诗》比较稚嫩，《翡冷翠的一夜》和《猛虎集》则更为娴熟，许多名篇也出自这后两部诗集。但也有不同看法，诗人穆木天除

了肯定“诗人徐志摩不是颓废的，而是积极的”，又将他的创作生涯划分为三个时期：浪漫期（《志摩的诗》），这一时期的诗作充满理想主义；自剖期（《翡冷翠的一夜》），则是“寻求刹那的陶醉”，而“形式之追求正反映着内容之日趋贫弱”；到了云游期（《猛虎集》与《云游》），已经“如回光返照……源泉枯干了”（穆木天《徐志摩论》）。

卞之琳也有类似评价：“他生前出版过的三部诗集当中，《翡冷翠的一夜》并非他全盛时期的高峰，而是开始走的下坡路……最可读的诗还是最多出之于他的第一个诗集”（卞之琳《徐志摩诗重读志感》）。

穆木天和卞之琳的评价并非故作惊人之语，可以说是惺惺相惜。除了诗的形式和技巧，他们更为看重其中的情感和力量。正如徐志摩在《猛虎集》序文中所说的，这十年来他的经历是“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他的诗情曾经“像是山洪暴发”，如今却只是“难产”，这是怎样的一种凄楚和无奈？

我们通常把徐志摩单纯看作一个诗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误会。诗歌是他的“性灵的挣扎”，和他的人生是融为一体的。徐志摩最初怀着改良社会的美好理想，崇拜的是美国

开国元勋汉密尔顿，留学美国读的也是政治经济学。极具戏剧性的是，他到英国之后邂逅了生命中的两个重要人物——林徽因和狄更生。林徽因开启了徐志摩情感的另一扇窗，而狄更生则引领他融入剑桥文化。由于英国贵族文化和浪漫主义的影响，徐志摩逐渐形成了他的“单纯的信仰”。这一方面表现为他的社会理想，另一方面表现为他对“唯一灵魂之伴侣”的向往。正如郑振铎所说，徐志摩不是像“枝头上的鸟儿”只会唱“愉快的情歌”，他不光是歌颂爱情，他还要歌颂“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

爱情是徐志摩丰富情感的缩影，在他生命中占有重要位置。他与张幼仪、林徽因、凌叔华、陆小曼的感情纠葛正是他“爱、自由与美”人生理想的表现，他的诗歌也以情诗最具特色。莫渝先生是台湾著名诗人和评论家，这本《徐志摩情诗选》立足于诗人选诗的标准，汇集了徐志摩情诗的精华。这些诗歌按收入诗集的顺序别为四辑，集外诗和未刊稿也编入第四辑。编者尽力查证诗歌的创作或发表时间（无法查证的可参照原诗集的出版年代），书末另附徐志摩年表，便于读者把握诗歌的创作背景和精神内涵。

此外，本书增补了徐志摩翻译的部分情诗。为便于阅读，

本书将译诗单列为一辑。徐志摩的翻译与创作相映成趣，例如在《偶然》这首经典诗作中，我们依稀能读到 C.G. 罗塞蒂《歌》的影子。这在一方面固然说明，徐志摩的艺术技巧和人生理想深受欧美诗人的影响；而在另一方面，徐志摩的翻译和创作本身即是融为一体的，诗人译诗，他所推崇的诗人和作品便有了别样的神韵。

志摩自序¹

在诗集子前面说话不是一件容易讨好的事。说得近于夸张了自己面上说不过去，过分谦恭又似乎对不起读者。最干脆的办法是什么话也不提，好歹让诗篇它们自身去承当。但书店不肯同意；他们说如其作者不来几句序言书店做广告就无从着笔。作者对于生意是完全外行，但他至少也知道书卖得好不仅是书店有利益，他自己的版税也跟着像样，所以书店的意思，他是不能不尊敬的。事实上我已经费了三个晚上，想写一篇可以帮助广告的序。可是不相干，一行行写下来只是仍旧给涂掉，稿纸糟蹋了不少张，诗集的序终究还是写不成。

况且写诗人一提起写诗他就不由得伤心。世界上再没有比写诗更惨的事；不但惨，而且寒伧。就说一件事，我是天

1 本文是徐志摩为生前最后一部诗集《猛虎集》所作的序文。这篇序可以看作徐志摩对诗与人生的总结和回顾，兹用作本书自序。

生不长髭须的，但为了一些破烂的句子，就我也不知曾经捻断了多少根想象的长须！

这姑且不去说它。我记得我印第二集诗的时候曾经表示过此后不再写诗一类的话。现在如何又来了一集，虽则转眼间四个年头已经过去。就算这些诗全是这四年内写的（实在有几首要早到十三年¹份），每年平均也只得十首，一个月还派不到一首，况且又多是短短一概的。诗固然不能论长短，如同 Whistler² 说画幅是不能用田亩来丈量的。但事实是咱们这年头一口气总是透不长——诗永远是小诗，戏永远是独幕，小说永远是短篇。每回我望到莎士比亚的戏，丹丁³ 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一类作品比方说，我就不由的感到气馁，觉得我们即使有一些声音，那声音是微细得随时可以用一个小拇指给掐死的。天呀！哪天我们才可以在创作里看到使人起敬的东西？哪天我们这些细嗓子才可以豁免混充大花脸的急涨的苦恼？

说到我自己的写诗，那是再没有更意外的事了。我查过

1 民国十三年，即 1924 年。下文“十五年”、“十一年”均指民国年份。

2 通译詹姆斯·惠斯勒（1834—1903），美国著名画家，后定居英国。

3 通译但丁（1265—1321），意大利诗人。

我的家谱，从永乐以来我们家里没有写过一行可供传诵的诗句。在二十四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我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 Hamilton¹！在二十四岁以前，诗，不论新旧，于我是完全没有相干。我这样一个人如果真会成功一个诗人——那还有什么话说？

但生命的把戏是不可思议的！我们都是受支配的善良的生灵，哪件事我们作得了主？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我信，竟于渐渐的潜化了我的气质。

话虽如此，我的尘俗的成分并没有甘心退让过；诗灵的稀小的翅膀，尽他们在那里腾扑，还是没有力量带了这整份的累赘往天外飞的。且不说诗化生活一类的理想那是谈何容易实现，就说平常在实际生活的压迫中偶尔挣出八行十二行的诗句都是够艰难的。尤其是最近几年，有时候自己想着了

1 通译汉密尔顿（1757—1804），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他虽未当选总统，但在美国金融、工业、政党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都害怕：日子悠悠的过去内心竟可以一无消息，不透一点亮，不见丝纹的动。我常常疑心这一次是真的干了完了的。如同契玦腊¹的一身美是向神道通融得来限定日子要交还的，我也时常疑虑到我这些写诗的日子，也是什么神道因为怜悯我的愚蠢暂时借给我享用的非分的奢侈。我希望他们可怜一个人可怜到底！

一眨眼十年已经过去。诗虽则连续的写，自信还是薄弱到极点。“写是这样写下了，”我常自己想，“但准知道这就能算是诗吗？”就经验说，从一点意思的晃动到一篇诗的完成，这中间几乎没有一次不经过唐僧取经似的苦难的。诗不仅是一种分娩，它并且往往是难产！这份甘苦是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一个诗人，到了修养极高的境界，如同泰谷尔先生比方说，也许可以一张口就有精圆的珠子吐出来，这事实上我亲眼见过来的不打谎，但像我这样既无天才又少修养的人如何说得上？

1 泰戈尔同名剧本中的女主人公，又译“齐德拉”。1924年5月初，泰戈尔访华期间，新月社曾排演该剧，徐志摩饰演爱神，林徽因饰演女主角。此外，蒋百里、林长民、梁思成、张彭春、胡适、陆小曼等名流都参与台前幕后，盛极一时。

只有一个时期我的诗情真有些像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那就是我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我那时是绝无依傍，也不知顾虑，心头有什么郁积，就付托腕底胡乱给爬梳了去，救命似的迫切，那还顾得了什么美丑！我在短时期内写了很多，但几乎全部都是见不得人面的。这是一个教训。

我的第一集诗——《志摩的诗》——是我十一年回国后两年内写的；在这集子里初期的汹涌性虽已消灭，但大部分还是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什么诗的艺术或技巧都谈不到。这问题一直要到民国十五年我和一多¹今甫²一群朋友在《晨报副镌》刊行诗刊时方才开始讨论到。一多不仅是诗人，他也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一个。我想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我的笔本来是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看到了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但我素性的

1 即闻一多，著名诗人，新月派早期代表人物。

2 即杨振声，著名作家、教育家，曾任国立青岛大学首任校长。

落拓始终不容我追随——多他们在诗的理论方面下过任何细密的工夫。

我的第二集诗——《翡冷翠的一夜》——可以说是我的生活上的又一个较大的波折的留痕。我把诗稿送给一多看，他回信说“这比《志摩的诗》确乎是进步了——一个绝大的进步”。他的好话我是最愿意听的，但我在诗的“技巧”方面还是那楞生生的丝毫没有把握。

最近这几年生活不仅是极平凡，简直是到了枯窘的深处。跟着诗的产量也尽“向瘦小里耗”。要不是去年在中大认识了梦家和玮德¹两个年青的诗人，他们对于诗的热情在无形中又鼓动了我的奄奄的诗心，第二次又印《诗刊》，我对于诗的兴味，我信，竟可以消沉到几于完全没有。今年在六个月内上海与北京间来回奔波了八次，遭了母丧，又有别的不少烦心的事，人是疲乏极了的，但继续的行动与北京的风光却又在无意中摇活了我久蛰的性灵。抬起头居然又见到天了。眼睛睁开了心也跟着开始了跳动。嫩芽的青紫，劳苦社会的光与影，悲欢的图案，一切的动，一切的静，重复在

1 指陈梦家和方玮德，同为新月派后期代表诗人。